

同名电视剧即将热播

乱世美人

开卷惊心动魄
闭卷回味无穷

严阵

LUANSHI
MEIREN 著

隐秘战场的真情实感
青春男女的惊险历程
扣人心弦的浪漫经典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乱世美人

严 阵/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乱世美人/严阵著. —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
2003.4

ISBN 7-106-01974-7

I. 乱… II. 严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17972 号

责任编辑:徐谦 麦克

封面设计:新视窗设计工作室

版式设计:刘娜

责任校对:麦克

责任印刷:刘继海

乱世美人

严阵/著

出版发行:中国电影出版社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邮编 100013

电话:64299917(总编室)64216278(发行部)

E-mail:jsja@netchina.com.cn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版 次: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:开 本: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张:7/11 插页:2 字数:346 千字

印 数:1-5000 册

书 号:ISBN 7-106-01974-7/I·0420

定 价:18.80 元



目

录

- 印在卷首的一封信/1
- 1 “英国皇后号”海轮/2
 - 2 魔 堡/11
 - 3 万国公墓/20
 - 4 双桅渔船/27
 - 5 穿猩红色呢大衣的女人/40
 - 6 崂山道士/59
 - 7 黑名单/71
 - 8 香 榭/85
 - 9 樱花公园里的一对情侣/99
 - 10 死亡天使/106
 - 11 一根象牙筷子/116
 - 12 爱神行动/124
 - 13 金龟子酒店/134
 - 14 阴 云/142
 - 15 天主的礼物/150
 - 16 梦与魔/158
 - 17 散乱的缆绳/174
 - 18 红 蝶/190
 - 19 还是在金龟子酒店/197
 - 20 罗曼小姐/208
 - 21 哈雷慧星/218
 - 22 火红的耐冬花/233
 - 23 美男子/242
 - 24 血染舵盘/251
 - 25 陌生人/259
 - 26 绿翡翠雕花戒指/269
 - 27 另外一双眼睛/284
 - 28 诱 惑/297
 - 29 梅花,梅花/307
 - 30 玛丽小姐/315
 - 31 人生的难题在于抉择/323
 - 32 雾啊,雾啊/334
 - 33 樱花开了/344

印在卷首的一封信

蓝岛市委：

据悉，在我军日益进逼下，蓝岛美蒋特务机关拟定了一份秘密特务名单，准备在蓝岛解放后潜伏下来，继续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。

为了确保蓝岛市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国家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，务望你们接此信后，千方百计，全力以赴，掌握敌人这一秘密特务名单。

这是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使命，相信你们依靠全体同志的智慧和力量，一定能够勇敢而又机智、坚决而又圆满地完成这一任务。

此致

布礼！

崂山特委

×月×日

又：

考虑到这一任务的特殊性，特委已电请华东局选派得力人员前往协助。望注意联系。

1 “英国皇后号”海轮

“先生，你要点什么？”

“英国皇后号”海轮大餐间的侍者，在罗丹面前显然已经站了一会。

当罗丹把目光从明亮的舷窗外转过来时，才发现穿着绣有蓝色帆船标志白上衣的侍者，正笑容可掬地站在面前。

“先生，菜单在这儿，你想要点什么？”侍者又一次彬彬有礼地问道，“巴黎明虾，忌司烙鱼，麦西尼鸡，吉力牛排，都是这里的名菜。先生想用点什么？”

侍者一面打开印有伊丽莎白皇后金色头像的菜单，一面在桌边摆上一份镀银餐具。

“是真正的巴黎明虾吗？”

罗丹看着菜单问道。

“那还用说，先生放心好了。”

这是一个 40 多岁的中年侍者，有一张饱经风霜但经过精心修饰的面孔。在那略带弯曲而又梳理得相当平整的两鬓之间，略略地掺杂着几根灰白色的发丝；他眼睛细而长，偶尔眨动间，目光就像乌云缝里突然透出的闪电一般，给人一种掩饰不住的锐利的感觉。

“那么，就来一份巴黎明虾？”

侍者虽然不笑，但让人听起来，他的声音里自始至终含着笑意。

“再加一份法国浓汤，一份格司布丁。”

“谢谢先生。”

就在侍者匆匆离去的一瞬间，罗丹蓦然发现，一个打扮素雅而又高贵的年轻女子，正向他走了过来。

她胸前挂着珍珠项链，身着黑丝绒旗袍，在黑丝绒的衬托下，珠串发出的模糊的弧光，犹如在冥冥的南方夜空中隐隐闪烁着的不可捉摸的织女星座。

天哪,这不是梅清丽吗!

就在罗丹和她的视线相遇的一刹那,大餐间通往船舷的门再一次被打开,一个身穿海军陆战队军服的美国军官,在两个中国军官的陪同下,昂首阔步地走了进来。

“哈罗!”

那个美国军官大约 50 多岁,象鼻,鹰眼,大盖帽两边露出黑白参半的发丝。也许正因为他佩着少将肩章,所以人一看,就会感到他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里都显露出一种自命不凡的神气。

跟随在他身后的两个中国军官,一个年纪大些,一个年纪轻些。年纪大的那个,看起来有四十多岁,秃头、方脸、薄唇,五短身材,金丝眼镜后面是一双令人不寒而栗的眼睛。年轻的那个,也已经三十出头,中等个,长方脸,颧骨略耸,黑黑的脸上没有一点笑意。

“缪雷尔先生,请这边坐,这边坐。”

年纪大一些的中国军官抢先一步,弯腰伸出右臂,指着紧靠右边舷窗的一张餐桌,陪着笑请美国军官入座。那个年轻的中国军官这时急忙走上前,把餐桌旁蒙着白色布套的椅子轻轻拉开。

美国军官看来兴致很好,他一面不慌不忙地在餐桌旁坐下,一面向坐在他对面的那个年纪大一些的中国军官笑着问道:“密司脱穆,上海的菊花盛宴,使我终生难忘,在今天的餐桌上,你大概不会再有什么惊人之举了吧?”

“一踏上这条‘英国皇后号’轮船,我就没有咒念了!”

姓穆的中国军官听出缪雷尔的语气里带着几分开玩笑的意味,说起话来也就显得随便了一些。

那个叫缪雷尔的美国军官,是美军驻蓝岛市的首席顾问。姓穆的中国军官见他正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,便赶紧向他身边的那个年轻中国军官问道:“石队副,你都安排好了吗?”

姓穆的中国军官叫穆重光,是国民党军统局驻蓝岛特别派遣组组长;被称作石队副的,叫石礼永,是穆重光手下的特别行动队队副。这次,他们是从蓝岛专程赶到上海,迎接回国度假归来的美国顾问。

“穆组长,一切都安排好了。”听到穆重光的问话,石礼永从桌边毕恭毕敬地站了起来。

“叫的什么酒?”

石礼永还未及回答,那个周旋于餐桌间的白衣侍者,便匆匆走上前

来，把话接了过去：“先生，这里备有国际考、百万金、伏特克麦丁尼、盖姆莱特、粉红佳人、金菲士、银菲士……”

“除了鸡尾混合酒以外，还有别的酒吗？”穆重光不耐烦地摆了摆手。

“先生，葡萄酒方面有基莎，有保罗、玛逊，有波尔多，有……”

穆重光又一次打断了他的话：“葡萄酒？别往下说了！”

“先生不用葡萄酒，还有金酒，还有白兰地、香槟、金酒，有杜松子酒、皮度士金酒、白兰地，有奥尔西……”

这时，缪雷尔插话道：“威士忌，威士忌有吗？”

白衣侍者马上把目光转向了缪雷尔：“先生，您真走运，船上刚上了一批顶好的威士忌，它来自风光明媚的艾莱岛，是真正的苏格兰威士忌。先生，您当然知道，只要把这种酒放在面前，您便会很自然地联想到那大西洋的万顷碧波……哎，先生，您真走运！”

侍者下去之后，没过一会，便用银托盘把一瓶黑方威士忌和3只高脚玻璃酒杯端了过来。

“哎，先生，您真走运！”侍者一面重复着自己刚才说过的话，一面打开瓶盖，把那金色的琼浆倒进了闪亮的杯内。这时，一股微微的芳香便从餐桌上漫溢开来。

“要冰块吗？先生！”

“要冰块吗？顾问先生？”看到那个侍者的目光望着自己，穆重光马上侧过头去，笑着向缪雷尔重复了一声。

“冰块？唔，要的，要的。”

穆重光马上侧过头去，笑着向缪雷尔重复了一声。

“冰块？唔，要的，要的。”

当穆重光从缪雷尔那边回过头来的时候，侍者已经把一只盛着冰块的小保温罐放到了面前。

“顾问先生，您这次回国度假，一定很愉快吧？”穆重光一面打开那个保温罐，用小小的镀银餐夹把冰块放到缪雷尔的酒杯里，一面谨慎地问道。

缪雷尔用汤匙在酒杯里搅动了一下，端起来吸了一口，便耸耸肩膀，毫不客气地用纯熟的中国话责问：“密司脱穆，你们是怎么搞的？你们中国方面到底是怎么搞的？”

一听缪雷尔说话的口气，穆重光浮在脸上的笑意仿佛被风吹跑了

似的，马上消失殆尽。他一时难以答话，只是茫然地坐在那里，注视着酒杯里泛起的小小泡沫。

“我真不明白，一点也不明白，我们美国把物资、装备，还有军事技术人员一批接着一批地输送给你们，可你们，唉，你们却总是打败仗。张灵甫将军在孟良崮被共军击毙，济南失守，王耀武将军被共军活捉……密司脱穆，你说说，这一切到底应该作何解释？”

当白衣侍者上菜的时候，缪雷尔便中断了自己的谈话，侍者一转身，他又接着说了下去：“真见鬼！我的假期还没完就被取消了！密司脱穆，你说说，这叫我怎么愉快？如果这事轮到你头上，你能愉快吗？上面对我说，是应中国方面的要求取消我假期的，我一猜就猜到，这肯定是在背后捣的鬼，肯定是你！只有你才会这么干！除此而外，中国方面还有谁能要求取消我的假期呢？”

缪雷尔说到这里，一面叉起一块汉堡牛排狠狠咬了一口，一面以他秃鹰一般锐利的目光，死死地盯着穆重光：“密司脱穆，你说话呀，你怎么不说话呢？你说说，你们究竟为什么要催我回来？我临走时布置的任务你们完成了没有？”

尽管缪雷尔气势汹汹，穆重光却心平气和：“顾问先生，不是我穆重光要催阁下回来，是局势危急呀！自从阁下离开之后，时局可说是急转直下，随着莱阳、潍坊、济南的失守，蓝岛的陆上交通，已经完全被共军切断，除了海上贵国的第七舰队之外，可以说，蓝岛目前已经变成了一座孤岛。就是基于上述情况，我才和王照将军商量，还是请顾问先生回来……”

一听到穆重光提到王照的名字，缪雷尔马上把嘴抿了一下：“你和王照将军合作得很好，是吗？听说他在江西剿共的时候，把你吸收进军界，他是你的恩人，对不对？”

穆重光似乎很怕提到他早年的这段历史，略微点了点头，便又把话题拉了回来：“顾问先生，你走以后，蓝岛的形势的确越来越恶化了。目前，共军已经形成了对蓝岛的半月形包围圈……”

不等穆重光说完，缪雷尔就把他的话打断了：“密司脱穆，别再说了，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，不但我知道，全世界都知道，现在我急于知道的是蓝岛的情况，是蓝岛共党地下组织的情况，别的不用说了，你现在就告诉我，就告诉我一件事：我离开蓝岛以前布置你们侦破那个神秘人物的任务，到底完成得怎样了？”缪雷尔说到这里，又端起杯子。

“关于蓝岛共党的地下组织……”缪雷尔又打断了他的话，“密司脱穆，我是问你，那个神秘人物到底查出了没有？”面对缪雷尔的追问，穆重光皱起了眉头：“神秘人物？”

缪雷尔向整个的大餐间打量着，故意不看穆重光：“密司脱穆，你怎么那么健忘？”

这时，穆重光把头凑过来，压低声音问道：“顾问先生指的是那个化名‘红蝶’的共党地下人员吗？”

“当然是‘红蝶’罗，我离开蓝岛以前曾经对阁下交代过，要集中力量侦破他，逮捕他。你办得怎么样了？有什么新的线索吗？”

缪雷尔又把目光集中到穆重光身上。而那个叫石礼永的年轻军官站在一侧一声不响地观察着，悠然地吸着烟。

穆重光的声音压得更低了：“顾问先生，种种迹象表明，正如阁下所说，‘红蝶’的确是一个相当神秘的人物。这件事最近可望有重要突破，因为在来此以前，我们已经把蓝岛地下党的一个成员陈可雄逮捕归案……”

“陈可雄？”

看到缪雷尔的脸上添了几分笑意，穆重光第一次把面前的酒杯端了起来。

海上起风了。随着海浪的搏动，船体显得有些不稳，金色的威士忌酒也在这3只透明的玻璃杯里，不约而同地微微震颤起来。

“先生姓罗吧？”

罗丹抬起头来，只见对面坐着的那个女人格外端庄美丽。此刻，她正在一粒一粒地品尝着新鲜的可口的烙蛤蜊，翘首观赏海天之间的黄昏暮色，毫无同旁人说过话的样子。罗丹这才感到，原来刚才耳际响起的声音，并不是来自坐在他对面的那个女人，而完全是自己意念中的一种回声。

她多么像梅清丽啊！

那个盛妆女子发现罗丹正默默地打量着自己，便慢慢收回视线，落落大方又很有分寸地向罗丹问道：“先生也是去蓝岛吗？”

这清润而又委婉的声音，不由使罗丹吃了一惊。这声音和自己的记忆竟是那样相似。顷刻之间，他便在自己的目光中叠印出另一个影子。

.....

“你是罗先生吗？”

二月的苏州，古城墙上刚刚落下第一场春雪。

江南的雪花是轻柔迷蒙的，好像漂浮的春雾，一眼看去，整个苏州仿佛一个恍惚的梦境。

“你是罗丹先生吗？”

梅花开了。梅花该开了。到邓尉看梅花去。到香雪海看梅花去。那时候，我正青春年少。苏州画院，那古老的飞檐，听说是毋王的宫苑。

雪后初晴。出了苏州西门，那 50 里的小路上，白雪皑皑，还没有人迹。邓尉，玄墓，弹山，青芝，西磧，铜井，马驾……这些山名我还记得。这些多次被前人吟咏过的小山，被淡淡的初雪笼罩着，仿佛永远是留在记忆中的几笔淡墨。

“你是罗先生吗？”

心际一阵冷香飘过，梅花开了，小山是芳香的。

面前一片香海。那雪中的梅花亭，那清朝康熙看间巡抚宋荦在悬壁上题的“香雪海”三个大字，这时都在一声少白低语中，变成了一片模糊的轻雾。

“你是罗先生吗？”

“我是罗丹。”

“你猜我是谁？”

“你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从来没见过，叫我怎么猜？”

纤纤手指，把住他的画架，那指上有一只镂刻着一朵小小梅花的绿翡翠戒指。

.....

古老的苏州消失了。香雪海消失了。那小山，那春雪，那梅花，一瞬间里变幻成一颗一颗的珍珠，在大餐间的华灯下，在她那黑丝绒旗袍上闪烁着。

仿佛是大海的涛音唤醒了罗丹，他眼前还是那个陌生女子，还是那双在淡淡的脂粉中微微含笑的似曾相识的眼睛。

“小姐，这是您叫的香槟，头等的法国大香槟。”

那个陌生女子，打开随身带的长方形小提包，拿出一张钞票交给

侍者，侍者便很快离开了。侍者走后，她把装在提包里的一根象牙筷子查看了一下。这才把装香槟酒的杯子端了起来。香槟酒，像金色的蔷薇花露，晶莹透明。

“先生到蓝岛吗？”她依然保持着笑容。

“啊，我……我是到蓝岛。”不知为什么，罗丹的神情有点慌乱。

那个雍容华贵的陌生女人，显然已经觉察到罗丹脸上刚才微妙的变化。不过，她仍然像什么也没有觉察一样，微微笑着，端起酒杯：“先生喝酒吗？”

“不，谢谢，我不喝酒。”

“听说蓝岛很美，是吗？”那女人的眼睛里，依旧微微含笑。

“啊，对不起，我怎么称呼您？”

“您称呼我夫人好了。”

“夫人？唔……”

听了女子这句话，罗丹的脸上立刻像罩上了一层阴云，骤然黯淡下来。女子却依然像刚才一样地微笑着。

“先生，听说那儿的海滨很美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夫人，那儿的海滨的确很美。”

罗丹似乎心事重重，那位夫人却谈兴正浓。

“听说离那儿不远，还有一座崂山，也是个风景绝佳的去处。先生去过吗？”

“去过，夫人。”

“先生去过崂山？那太好了！请您告诉我，那儿都有些什么好玩的地方？”

“这么说，夫人是第一次来蓝岛了？”

“是的，是第一次来。”

这个陌生而又美丽的夫人到底是谁呢？罗丹心里虽然一直在暗自思忖，嘴上却说道：“夫人，崂山的景色的确名不虚传，你若想到那里去游玩，只须从蓝岛乘上一辆出租马车，经石老人、登瀛、徐福岛、鲍鱼岛等地，就可以来到它的太清宫风景区。那里海山相连，景色奇丽，‘太清水月’、‘明霞散绮’、‘龙潭喷雨’、‘海峯仙墩’，都是值得一看的胜景。你如果去的话，可以从八水下车，沿着山路盘桓而上，游龙潭瀑，上清宫，明霞洞，再下山转回太清宫。如果不这样走，也可以从太清宫沿海边小路去观赏钓鱼台和八仙墩，总之，那里可看的东西着实不少呢！”

那个陌生女人全神贯注地听罗丹说完,这才问道:“先生,听了你的介绍,我感到崂山是一个值得一游的地方,但不知眼下要去那里有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?”

罗丹约略沉吟了一会儿,向缪雷尔坐的地方远远地望了一眼,这才把声音放低,答道:“夫人,你若几年以前到那里去,不用说,是很方便的,可是如今,就不同了。”

“为什么呢?”

看着这个雍容华贵的夫人那秀媚的双眸,蓦然之间,罗丹似乎又从中领略到了某些似曾相识的东西:莫非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果真是梅清丽吗?

海上的暮色更浓了。夜的海涛声时高时低,时近时远。在交织着一片海浪声的大餐间里,吊钟花图案壁灯的柔和光束,不断幻出无数迷离的头影。

船到蓝岛,恰巧碰上下雨。

走的时候是初春,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深秋了。罗丹在薄花呢西装外面套上一件米色风衣,手里提着行李箱,随着下船的人流涌上舷梯,乍子之间,抬头看时,只见整个蓝岛,此刻全在一片绵绵的秋雨之中。

罗丹是一个青年画家,由于他在苏州画院求学期间,创作了一幅名叫《邓尉印象》的油画,曾经受到美术界人士的好评。所以,毕业以后便收到好几份聘书,几所很有名望的美术院校都欢迎他去任教。可是从小跟随父母生长在南洋岛国的罗丹,由于对海有着特殊的感情,最后还是拿定主意,孑然一身,来到北方的海滨城市蓝岛,担任蓝岛平民美术学校的油画教师。

罗丹来到蓝岛,一晃便是数年。在这期间,虽然身居海外拥有万贯家私的父母,一直来信催促他早日返回南洋,完婚生子,继承父业。可是,一心钻到色彩,线条和构图中的罗丹,却一拖再拖,迟迟不肯起程。直到这年春上,接到父亲病重的加急电报,这才不得不仓促动身,返回南洋。

在蓝岛这几年里,罗丹在靠近海滨的金口二路6号,租了一间房子。他隔壁住的是白玉簪花店的店员何奇芬小姐。由于这位小姐对他的饮食起居经常加以照应,空闲时间,又常常跟他学画,所以天长日久,他们两人,便成了萍水相逢的知音好友。

罗丹离开蓝岛那天,就是何奇芬到人港码头来送他的。当时送别的情景,至今依然历历在目:淅沥的春雨声中,街上有观赏樱花的马车驰过。海上是一片迷蒙的春雾。她站在刚刚生出一层毛茸茸的浅绿色小叶的梧桐树下,穿着一件白色翻领的细毛线衣,婷婷玉立。

“早点回来呀,有几句话,我要等你回来再告诉你。”

“现在就告诉我可以吗?”

“不,现在可不行,一定要等到你回来的时候。”她意味深长地笑着,“回来以前,给我来封电报,我来接你,还和今天一样,站在这棵梧桐树下。”

“……”

在轮船即将开动的一刹那,他透过雾气远远望去,她,宛如在夏夜的雨声中突然从几片宽大的绿叶中间绽开的白玉簪花。那玉簪花一般的身影,一直留在他有时清晰有时缭乱的梦境中间……

“……早点回来呀,有几句话,等你回来再告诉你。”

“……还和今天一样,站在这棵梧桐树下。”

虽然罗丹离开南洋之前的确给何奇芬发了电报,可此刻,当他从人流拥挤的舷梯上透过绵绵秋雨往码头上看时,却怎么也看不到何奇芬的影子。只见轮船码头的出口处,停着两辆美国吉普和一辆福特牌黑色轿车。罗丹随着人流出来的时候,正巧看到在船上遇到的那个美国军官,此刻,正由两个中国军官陪同,分别登上了那两辆吉普车,在一直落个不停的秋雨中飞驰而去。

下船的人,渐渐稀了,街上的灯火开始亮了起来。罗丹站在码头的出口处,茫然四顾,只见那棵梧桐树下,那棵他走的时候只长出一层毛茸茸小叶的梧桐树下,依然空无人迹。只有那被秋雨打湿的叶子,那褐黄色的叶子,正一片一片在潇潇的秋雨中翻转飘落,在她曾经站立过的地方,留下了一片晦暗而又零乱迷离的近似于莫奈油画一般的色彩。

正当这时,他蓦然看到,在停着的黑色福特牌车旁,那位曾经与他同坐一桌、戴着一串珍珠项链的贵夫人,正在几个人的簇拥下,登上了车子。

当那辆黑色轿车的影子消失在蓝岛黄昏那一片绵绵的秋雨中时,他才忽然感到,那位乘车而去的贵夫人,和他正在寻找的何奇芬也竟然是那样相似。“罗先生,罗先生!”

这时,在那潇潇的雨声中,他听到有人正在远处喊他。

2 魔堡

缪雷尔等人乘着两辆吉普车,穿过在黄昏灯火映照下幻出无数迷离恍惚的光点的秋雨,直向丁香城堡驶去。

丁香城堡也叫魔堡,座落在紧靠海边的一座小石山上,周围是一圈用紫色花岗石砌成的城墙。城墙的南北两面,各筑有一个城门,每个城门上面各建有一座古堡式的箭楼。

这个小小的城堡里,建有主楼一座,小楼两座。主楼的建筑完全是西方古代大型三桅帆船的样子,共有四层。一楼除了各种服务设施和供勤杂人员住宿的房间以外,主要有一个华丽的大客厅。这个客厅,有时用来举行宴会,有时用来举行舞会。楼的二层是主人的起居室,会客室,写字间,娱乐间和盥洗间。围绕二楼有一圈两米宽的走廊,仿佛航船的船舷。靠走廊的窗户,也像船上的舷窗一样,一律为圆形。楼的第三层比较简单,只是在二层的基础上,四面空出一转平台,只在正中部位建起一组高级单人住房。这些单人住房,有时住人,有时常年关闭。在这组住房外面,有一架建筑在水泥墙壁上的钢梯。沿着这架钢梯上去,便可来到一大间用大块钢板玻璃建造的圆形房子。这间玻璃房子,位于整座主楼的最高处,俗名“水晶宫”。根据主人不同的需要,“水晶宫”有时作为太阳室,有时作为瞭望室。

主楼东西走向。也就是说,整个主体工程的设计是东西长,南北短。如果说这是一艘航船的话,那就是船头朝东,船尾朝西。由于二楼最东边那间半圆形房子面东完全是一排落地大玻璃窗,很像船上的驾驶室,西头用彩色瓷砖砌成无数丁香花图案的半圆形平台,很像船尾,所以每当雾蒙蒙的天气,从远处看去,这座主楼便很像一艘由西向东航行的大船。

上面说过,丁香城堡里还有两座小楼。它们并排建筑在离主楼尾部不很远的地方,都是椭圆形的。由于外墙上涂着奶白色的油漆,人们

便会自然联想到这两座小楼像两只拖在大船后尾的舢舨。

在主楼和小楼的左前方，是一座紧靠海岸的悬崖峭壁。丁香城堡临海这边的围墙，就是建筑在这座峭壁上面。围墙里面的峭岩上，有一座灯塔。灯塔旁边，是一间灯塔看守人住的小平房，而灯塔下面则是一个秘密地下室。

据说这座小小城堡里由一伙西班牙海盗建造的，因为这伙海盗的头目名叫贝勒，所以，它起初的名字叫贝勒城，而当地人则叫它魔堡或丁香城。把它叫成魔堡，理由自不必说，把它叫成丁香城堡的原因却有两个：一是这座城堡里没有别的树木，只栽清一色的丁香；二是海盗头目所以要在这一带建筑城堡，完全是为了一个名叫丁香的女人。

人人传说，那个名叫丁香的女人，本来是宫廷贵妇，由于航海遇难，才被海盗秘密劫持到这里。又说海盗头目虽然特地为那个名叫丁香的女人建筑了这座城堡，她却一直孤身只影，郁郁寡欢。后来，趁海盗头目外出，丁香便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，从那座灯塔所在的悬崖上跳海自尽了。

多少年来，虽然关于丁香城堡的传说很多，令人莫衷一是，但有一点却是可靠的，那就是自丁香投海死后，海盗头目便弃城而去，再没回来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丁香城堡便渐渐荒芜，一直到德国人来到蓝岛，将它重加整修，做了他们的领事馆，这城堡才恢复到现在的样子。德国人走后，日本人来了，丁香城堡变成了日本人的宪兵司令部。后来日本人战败，美国军队从蓝岛登陆，这里又成了美国军事顾问处办公的地方。

美国顾问缪雷尔，就是住在丁香城堡主楼尾部二层的一个三套间里。这个三套间，原是传说中丁香的起居室。头一间，现在是缪雷尔的会客室，面积很大，除中间摆着一张绿丝绒的弹子球台外，四周放的全是沙发，中间一间，是缪雷尔的办公室。一进门便会看到，朝南的圆形窗下放着一张大写字台，上面安着一红一黑两架电话机。除了写字台，屋里还放着一套沙发，一只酒柜，一只配着米黄色薄纱灯罩的落地灯，再配上黄褐底色蓝色图案的新疆地毯，便给人一种静谧而又协调的感觉。最里面的一间一隔为二，小间是卫生间，大间是起居室。卫生间内，不管浴缸也好，洗脸池也好，一切设备都是粉绿色的。作为卧室的大间，和普通房间不同的是，在一面墙壁上，并排镶着三面丁香花瓣式样的大镜子。这三面镜可以像橱门一样打开，里面是用上等柚木嵌成